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矿工恨

KUANGGONG HEN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小叢書

矿工恨

本社編

少年儿童出版社

告小讀者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這套小叢書，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

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十六年前，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都還沒有出生，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無所知。在舊社會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農民、工人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佔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他們雇用工人勞動，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使自己變成大富翁，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不如牛馬的生活。同時，舊社會的反動政權，又代表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記掉。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

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向他们进行斗争，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

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前面，都附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物证。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

在《矿工恨》这本书里，集中地揭露了解放前煤矿资本家对煤矿工人残酷剥削和血腥压榨的种种事实，强烈地控诉了资本家和旧社会的罪恶。

編 者 一九六五年

目 录

告小讀者

万人坑 1

一家四代矿工的遭遇 11

包工老板的圈套 21

一只大白碗 30

水牢 39



万人坑

照片上所照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叫作“万人坑”。解放前，多少矿工被资本家榨尽脂膏，吸光血液，迫害折磨而死，抛尸在这里。万人坑啊万人坑，你是历史的记录，你是血泪的见证，你告诉了我们矿工苦难的过去，你强烈地控诉了旧社会和煤矿资本家的血腥罪恶……

安徽省淮河南岸的舜耕山下，有一座万人坑。解放前，淮南煤矿有千千万万个矿工被折磨死了，埋在这里。直到如今，挖开黄土，仍然是尸体横躺，白骨累累；有的腿骨上还捆着铁丝，铁丝上黄锈斑斑，印証着资本家迫害工人的血腥事实。

解放前，淮南矿工被监工打死的，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在井下干活累死的……不計其数。說是万人坑，其实被残害而死的矿工，何止一万呢！光一九三九年就死掉六千多矿工！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死掉一万三千多矿工！

现在，让我们通过矿工董德宝父子二人的悲惨遭遇，看看煤矿资本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吧！

解放前有一年，河南省信阳市遭受了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再加上地主逼租，国民党反动派收捐要税，广大农民无以为生，在饥饿线上挣扎。有一天，信阳市一家旅社门前，突然出现了一张广告：淮南煤矿老板来招矿工了。许多农民围上去看。

有个十四岁的孩子叫董德宝，跟爹正在街头讨饭，也挤到布告前去看。这时从旅社里走出一个人

来，四十上下，瘦长条，黄脸皮，活像个大烟鬼。这人就是淮南煤矿大包工老板胡大忠。他咧开一嘴大黄牙，对着看布告的人嘿嘿一笑说：“老乡们，我知道你们很苦，跟我到淮南去干工吧，保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有的农民问：“淮南煤矿是个什么样子？”胡大忠贼眼眯成一条缝说：“下矿井坐电梯，干活穿六个鼻的大皮鞋（后来才知道是穿绳的草鞋），推四个轱〔gū〕轳〔lù〕的电车，想推就推，

不想推用棍子一打就跑（后来才知道推不动挨棍子打）。”

接着胡大忠又说道：“愿意去的跟我到旅社里来，每人马上可以得到四个大饅。”

这些，董德宝和他爹全看在眼里。四个大



饑——还有煤矿上的那些“优越”条件，对正在忍受饥饿的、纯朴憨(hān)厚的农民来说，具有多大的诱惑力啊！许多农民跟着胡大忠到了旅社，董德宝和他爹也杂在其中。

胡大忠凭着他那张沾了油的舌头，能说会骗的嘴巴，用四个大饑买一个人的代价，在信阳这个小小的县城里，不到三天工夫，他就招到了六百多个贫苦农民。胡大忠心里有鬼，他唯恐人们看出他的鬼计，就在第三天夜里，匆忙把这些背乡离井的灾民——其中包括董德宝和他爹，装进了闷罐子火车厢。车厢外面上了大锁。

这闷罐车厢本来是装货用的，没有窗，没有灯，几百人关在里面，人挤人，人压人，要解大小便，也不可以出去，口渴得要死，也不给水喝，肚子饿得要命，也不给饭吃。过了两天两夜才到淮南车站，有许多人已经饿得爬不起来；七个人死在车厢里，包工老板指挥监工把死尸拖出来，抛进了万人坑。

董德宝爹俩和这六百多名新矿工，在监工的押送下来到工房里。什么样的工房啊，不过是几排不

蔽风雨的大草棚罢了。屋里的两边是大土炕，炕上只有几张破芦席，他们人靠人躺在炕上，赤身露体，没有东西盖，大伙儿互相借着身体取暖。董德宝冷得厉害，就使劲往爹身上靠着。

晚上资本家给他们每人发了两个馊子馍以后，就把工房的门锁上了。工房的四周都是铁丝网，有狗腿子看守。他们说：“这不是工房，这是牢房，我们都成了犯人！”是的，资本家是把他们当成犯人的，从把他们骗上火车开始，就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

这天深夜两点多钟，工房门上的铁锁“嘩啦”一声打开，一道强烈的手电筒白光射进来，原来是监工来押他们去上工。那监工照着他们身上一边打一边骂：“死猪，还不起来！上工了，上工了！”他们被皮鞭子赶着，在夜色苍茫中顺着铁丝网向矿井走去。

在矿井底下，董德宝和爹合推一辆煤车，步履〔10〕艰难地走着。还是昨天晚上吃了两个馊子馍，早已饿得肚子咕咕直叫，董德宝又人小力气小，推车走得慢，忽然“啪”一声，监工朝他打来一棍子，打得他“哎哟”叫了一声，差点摔倒在地上。董老头气愤

地說：“他是个孩子，餓得走不动，你不能这样打他！”
監工眼一瞪說：“不快干活，連你也一样要打！”說着走开了。董老头狠狠朝他背后“呸”了一口。

这些新矿工从早上——不，应当說是从半夜三点钟，一直干到下午五点多，长达十四个钟头。他們想上井，但是井口有狗腿子把守，不准上。接着資本家发給他們每人两个馊子饅，作为全天的报酬，就又强迫他們干起活来。一連又干了十几个小时，还是不准他們上井。董德宝的爹因年老体衰，实在吃不消了，一头倒在煤洞里。

矿工們一連干了三天三夜才准上井，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人瘦马乏。上井歇了一夜，第二天又被赶着下井了，一干又是三天三夜！……就这样連續不断地做苦工，不要說人是肉长的，就是鉄鑄的也要磨坏啊！工人們有的累得不能动弹了，有的餓得不能动弹了，有的被監工打得不能动弹了。病的、死的越来越多，原来的六百多人中，只剩下五百多个，四百多个，三百多个，二百多个……

后来資本家又想出了一个花招，把病的、伤的、

不能动弹的工人，一古脑儿拖到一間大房子里去。这大房子与外界隔絕，不准别的矿工进出。里面的地是潮湿的，病人躺在烂草堆上，渴死餓死，无人过問。蒼蝇乱飞乱撞，蚊子嗡嗡直叫。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本来是輕病人的马上变成重病人，重病病人的马上气絕身亡，然后被拖到万人坑，抛尸在那里。

年幼体弱的小童工董德宝也被沉重的苦役累病了。他被丢在大病房的泥地上，发着四十度的高烧，渐渐昏迷不醒，閉上了眼睛。监工带着两个工人进来，命令工人用芦席把董德宝捆起来，准备丢到万人坑里去。

这时候，董德宝的爹几天沒有看到儿子，想儿心切，就不顾监工的阻拦，闖到大病房来了。看看儿子已經用芦席捆上，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天旋地轉，眼花撩〔liáo〕乱，一头摔在地上。两个工人慌忙过去搶救。这个老人啊，不久前地主逼死了他的老伴，霸占了他仅有的二亩土地，现在資本家又害死了他唯一的儿子，怎么不悲憤于心呢！他躺倒在大病房的湿地上，呼吸越来越微弱，后来終因刺激太深，

离开了人間。

就在这时，董德宝却在芦席里滚动了一下，两个工人走过去一看，只见他满头大汗，面孔由白变紅，渐渐透出了一口气。原来董德宝沒有死透，现在經過芦席綁扎，悶出了一身大汗，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两个工人一看董德宝沒有死，也不顾监工的阻拦，硬是把董德宝解救下来。而董老头的尸体，却被狗腿子攢进了万人坑！

董德宝终于活下来了，走出了大病房。但是他逃不出資本家的魔掌，没过几天，监工的又把他赶下矿井刨煤去了。

病好了的董德宝从来沒有看到过爹。后来才知道爹已离开人間。董德宝怀着悲憤的心情来到万人坑，只见到处是穷人的尸骨，哪里辨得出誰是爹呢！是啊，被資本家折磨、残害而死的矿工实在太多了啊！那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

舜耕山，万丈高，
穷人无奈把炭掏，
生老病死无人問，

万人坑里把尸抛……

舜耕山下的万人坑本来只有一个，二十米长，五米宽，五米深。后来矿工越死越多，一个坑填满了，资本家又叫人在旁边挖了两个同样大小的坑。有的人没有死也被资本家的监工拖进了万人坑，九龙岗有个老工人从大房子里拖出来的时候，还能说话：“我没有死啊，我没有死啊！”灭绝人性的资本家说：“你没有死也没有用了，不能占我的工房。”硬是把他拖走了。老人呼号啊，老人控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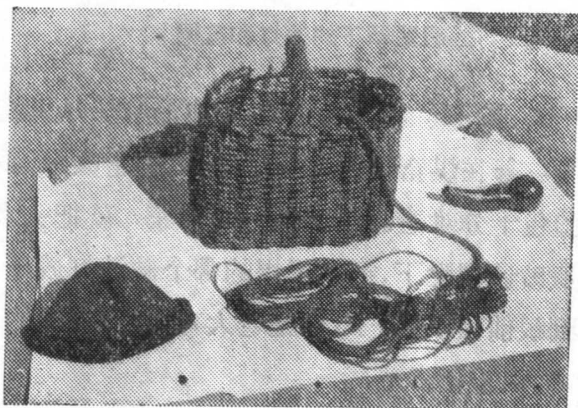
那么，小朋友一定会问：矿工们都死光了，谁给资本家刨煤呀？那时候是万恶的旧社会，穷苦农民到处都是，资本家只要拿出四只大镬，就可以买



一个年轻劳动力回来。他们身上的脂膏被资本家榨光以后，到头来还是被抛进万人坑。资本家就是这样野蛮地、一批一批地雇用、剥削矿工，在矿工的白骨堆上筑起自己的高楼大厦，换来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

淮南解放以后，矿山大大变样了。首先，矿工们生老病死有了保障，吃得饱穿得暖，住的是宽敞的工房，又舒适又卫生。矿上有了医院，还有了疗养院，而且都有劳保享受。有些在旧社会里积劳成疾的工人，还能到风景优美的青岛、北戴河去疗养，这是过去想也想不到的。从万人坑里活出来的老矿工赵阳全，现在是退休工人，按月领取养老金，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死里逃生的董德宝，现在是大通矿安全检查员、光荣的共产党党员。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带来的，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至于那个万人坑，现在已是矿上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场所，它告诉我们：老一代的矿工是多苦多难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万人坑的血海深仇！

方传政 编写 孙 愚 插图



一家四代矿工的遭遇

照片上的那顶烂毡帽和那个破油灯，是解放前一家四代矿工下窑井时使用的物品。曾祖父用着它，死于井下；祖父用着它，葬身井底；父亲用着它，也惨遭死亡……他们一家四代矿工，死于窑下的就有九口。这九口人是怎样死的呢？现在请王春明同志说说他一家的遭遇……

祖輩留下的油燈和毡帽

一天，爹下了工，拖着勞累不堪的身子從煤窑回到家。爹在煤窑干活累壞了身體，經常咳嗽，黃蜡蜡的臉色十分難看。這時他一回到家，就把頭上戴的那頂破毡帽脫下，把手里提的那個破油燈放下，把我拉到跟前，說：“孩子，你是老大，家里沒有吃的，明天起，你跟爹下窑吧！”

家里沒有吃的，這我知道。爹在窑井下每天要干十二個小時的活，狠心的資本家只給兩斤米，爹媽和我兄弟四個，怎麼夠維持生活呢！我今年十一歲了，應當為家庭分擔一些困難。可是我一看爹那頂破毡帽和那個破油燈，我心里就“咚咚”亂跳。為什麼呢？

這爛毡帽和破油燈，還是我曾祖父遺留下來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代人用它下窑井，已有七個人喪了命：曾祖父下窑井，被砸死在井下；爺爺為了生活，擦干悲痛的眼淚，戴上曾祖父留下的爛毡帽，提起曾祖父留下的破油燈，又下窑井了。干了沒幾年，

不幸井下冒頂，又被悶死在里边；大伯王邦印又拿起那只破油灯，戴上那頂烂毡帽下窑井，可是这家煤矿的資本家同样只顾挖煤賺錢，却不肯买木头架棚，上面經常有石头往下掉，大伯就这样被活活砸死了；二伯王来柱，也是同样原因死在井下。于是这烂毡帽和破油灯就到了我爹手里。

这破油灯和烂毡帽上沾染着我家祖輩們的血泪，我看见它，就是看到了資本家的罪惡。我恨死了資本家！

但是，为了生活，我还是答应了爹，跟他下窑井挖煤。

下 窑 井

这天我坐在爹怀里，爹坐在绳套上，轉悠轉悠地下到井底。几十丈深的井下，到处往外渗水，巷道里有壟沟，隔不远有一个小坑，把头給我一个柳斗，叫我从坑里往老巷里掏水。一个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十二个小时干下来，身上就像骨头散了架一样不好受。下了工，回到家里，见了媽，我哭，媽也哭。爹

含着泪说：“好孩子，别哭了，爹也是十一岁下窑井的，过几天就好了！”可是第二天，把头要我掏两个坑的水，第三天要我掏三个坑的水，后来要我掏五个坑的水。我两手提着两只柳斗，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提着油灯，来回不停地跑着，提了这个坑的水，那个坑的水又流出来了，累得我呼呼喘粗气。

我正忙得不可开交，资本家的狗腿子王黑雷来了，他趁我低头掏水的时候，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棍，把我打倒在水坑里，没等我爬起来，“啪，啪”又是几棍子。王黑雷瓮着嗓子说：“别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误几十车煤拉不出去，扣你一天工资！”就这样，我累死累活干了一天，除挨了几棍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在井下熬过了四年，受尽资本家和狗腿子的折磨。在我十五岁那年，更发生了一桩悲惨的事件：

因为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爹就领我到拐头地煤矿给资本家打井筒。我爹下头班，我接爹的二班。打井用的井绳，一般是用牛皮做成，质地坚固，不会发

生断裂事故。可是资本家一毛不拔，虽然赚了大钱，却肯拿出一点来买牛皮绳。而下井用的全部是麻绳，而且磨得起了毛。

爹和工人们看看这根麻绳有危险，对资本家说：“这样的绳子怎么可以派用场？断了不要摔死人吗！应当换一根！”可是工人提了几次，资本家只当耳边风，理也不理。

这天晚上，我去接爹的班。到了井口上，爹正坐在起重筐里往上绞，忽然“崩”一声，那根井绳断了。爹摔下去了。

“啊！”我惊叫一声。赶紧下到井底，只见爹摔在煤层上，浑身是血，血和煤粘在一起，黑红一片。他那烂毡帽和破油灯也摔在很远的地方。我看了，心痛如刀绞，哭喊着：“爹！爹！”可是爹不能说话了。爹活活摔死了！

我把爹背到井上，已是深夜十二点钟。我扑在爹的尸体上，总想着他老人家没有死。他不能死啊！他死了，我们一家人怎么过日子啊！

第二天早上，妈领着几个弟弟从二十里外的老

家赶来了，我們全家抬着爹的尸体，去跟資本家讲理。資本家找了两个狗腿子在门口守着，不准我們进去。我在门口吵，媽在门口哭，引来了一大群人，都帮着我們說話。資本家看看躲不过去了，只得走出来。他一出门就毫无人性地說：“我出錢，你出人，死了怨自己不小心。”

我一听，心都要气炸了，我說：“你們专门吃工人的肉，喝工人的血，你叫工人为你卖命，可是你連根绳子也不换，你到底存的是什麼心！”說完，我真想跑上去咬他两口。



資本家轉着两只老鼠眼，想了想，命令狗腿子拿来几只白面饅饅給我，叫我回家。我恨极了，爹的一条命，

只值两只饅饅嗎？我把那两只饅饅抓在手里，使勁朝資本家扔去，資本家看看不妙，轉身溜回家去了。

那時候，哪有窮人說理的地方啊！

七十條人命

爹死了以後，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燈和爛毡帽，全家人發誓不再下窑井了。可是家里的生活怎麼辦呢？在舊社會里，大小道路千萬條，沒有一條是窮人走的路啊！後來我不得不帶了十一歲的弟弟煤山，跟四叔到三杆槍煤矿去干活。

三杆槍煤矿是當時這一帶較大的煤矿，每班下窑人數有七十多個。但這裡的資本家和其他礦的資本家一樣沒心腸。有一天，我發現窑井下的水漸漸多了起來，就用雙手捧一些放在嘴里尝尝，覺得味道很苦，根據以往的經驗，一定是離這裡不遠的老窑存水了。我又走到掘進頭，里边森涼森涼的，有水滲出來。我覺得很危險，升井以後，我就告訴四叔和弟弟煤山，要他們不要下窑井。可是資本家為了多掘煤多賺錢，硬是逼着他們下窑井去了。

这天我回到家里，已是半夜里，吃罢饭正想睡觉，忽然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嚷成一团。我吃了一惊：难道出事了？我赶紧跑到煤窑上，才知道这一班人下井后，茬〔zhà〕炮崩透了煤墙，老窑存水顺着巷道灌进井里。工人们一见来了大水，纷纷往井口跑，有的抓住井绳，有的跳上起重筐，想逃出虎口。可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起重井绳“崩”地一声断了，七十个人再也无法出来，全部淹死在井下。我的四叔和弟弟煤山也葬身于井底。

这个窑井有二十多丈深，工人上井下井都是用井绳绞的，如果井绳不断，至少有大部分人可以免于此难。可是井绳为什么在这紧要关头断了呢？为什么，为什么呢？……

后来，两个绞车工人揭破了这个秘密：原来，下面出事之后，有些工人爬上起重筐，上面的绞车工基于阶级同情心，使出生平力气往上绞，实指望救出一些苦难兄弟。绞车“轧轧”往上绞着，绞着，第一批遇难兄弟马上就要上井了，可这时候，资本家忽然手执大斧跑了过来，“崩”一下把井绳砍断，“扑通”——就



要上井的工人掉到井底下的水里。接着，资本家拿着大斧对绞车工人威胁说：“这事对谁也不准说！要是透露风声，我砍掉你们的脑袋！”

资本家为什么下了这一惨无

人道的毒手呢？原来，当时资本家站在井口，听着井下呼喊救命的声音，他想这些人救出一些来，一定是不好惹的，要闹事的，这对他会极为不利，而且穷矿工有的是，到处可以找到，因此他决定不救，别人救也不行。——大家想想看，旧社会里的资本家，竟残酷到了什么程度啊！

这天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时，我禁不住又拿起爹留下的破毡帽和破油灯，旧恨新仇一齐

涌上心头。曾祖父、祖父、父亲和两个大伯給資本家卖命，葬身井底，如今又死了四叔和弟弟煤山，还有那七十个阶级兄弟！啊，資本家啊資本家，你的双手上沾染着多少人的鲜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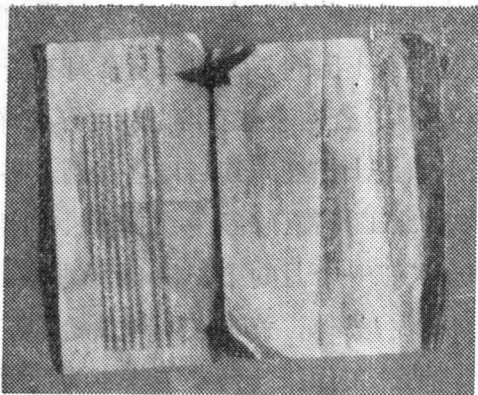
看着那个破油灯和破毡帽，我又一次发誓不再下窰井。

解放以后，我却回到了矿山。因为，解放前下窰井是給資本家卖命，当时是为了生活，现在挖煤则是为了搞社会主义建設。我干煤矿是內行，应当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长。

解放以后的矿山发生了根本变化，下井有工作服，上井有澡塘，一班干八小时，工作時間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国家采取了許多重大措施，加强劳动保护，設置安全装备，使矿工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我祖传的那个破油灯和烂毡帽，一直保存到現在。我常向青年工人們和我的孩子讲述它的故事，让我們的后代飲水思源，永远記住过去的苦日子。

罗 盘 插图



包工老板的圈套

解放前，煤矿资本家对矿工的剥削极为残酷，巧立名目，明夺暗扣，为了达到其剥削的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最卑鄙的手段。照片上的这本旧帐簿，就是资本家专门用来记录从工人头上扣下的金额和项目的。它是血泪的见证。

下面写的故事，是资本家所犯下的千千万万个罪恶事实中的一个……

解放前新来煤矿的工人，资本家都强迫他交纳三个月押金；交不出的，就扣除三个月工资作为抵押。三个月以后，资本家挖空心思，玩弄花样，以种种名义往工人头上扣钱。其名目之多到了叫人吃惊的程度，如什么工具费、修理费、文具费、招待费、敬窑神费……矿工一个月的工资，扣了这些费那些费，就所剩无几了。另外，资本家还随意给矿工们加上一些罪名，什么“工作错误”、“工作不力”、“工作疏忽”、“妨碍他人”、“不守秩序”、“不听指挥”、“随地便溺”、“破坏公共秩序”……等等。根据这些罪名再行罚款。一个矿工进了资本家的煤矿，就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资本家在他身上一滴一滴地榨油，一口一口地吸血，直到把他身上的脂膏榨干挤净，然后一脚踢出大门。多少矿工为资本家卖命一辈子，到头来落得两手空空，流浪街头，冻死饿死在路旁。

矿工刘本祥就是千万个这种遭遇中的一个……

刘本祥是山东嶧〔yì〕山人，家境穷困，被地主逼得活不下去了，在一个夏天逃到安徽大通矿来。一天，刘本祥拖着饥饿的身子走在大通矿的小街头上，

忽然迎面走来一个人：头戴洋草帽，手提文明棍，肌肉肥胖，身体矮短，从后面看去，活像一只大冬瓜。这人是大通矿有名的包工老板尹跃山。尹老板见刘本祥是山东农民打扮，問道：“老乡，是从山东嶧山来的吧？”刘本祥說：“是。”“哈，我們是老乡啊！一听你口音就知道。”尹跃山搖着个胖脑袋笑笑，又說：“是不是在家里呆不下去啦？……那好吧，还是到我矿上来做工吧，我不会亏待老乡的。”說完装出一脸同情的样子。

正被饥餓折磨着的刘本祥，跟尹跃山来到了矿上。过了一天，尹老板把他叫到帐房間，說：“刘本祥，咱們是老乡，不必客气，凡是到我柜上来干活的，都要先交三个月押金，头三个月光干活不发工資。……当然，这三个月的工錢只是暂存在这里，哪一天离开我的包工柜，就如数退还，分文不短。”刘本祥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根本不能知道尹老板耍什么花样，就說：“別人咋办咱咋办。”

刘本祥說完剛轉身走开，尹老板又把他叫住，指指他的脚說：“本祥，脚上沒鞋穿啦？……呃呃，我这

里有双草鞋，先拿去穿吧！”刘本祥低头看看自己赤着脚，想想下煤窑时没有鞋穿也实在受不住，就把草鞋接了过来。

这样，刘本祥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刨煤、推车、支柱子，每天除了得到几个用麸皮做成的馍馍，勉强充充饥之外，别无任何报酬。三个月过去了，应该领工钱了，可是有一天，老板又把刘本祥叫到帐房里，笑嘻嘻地说：“本祥，你光杆一人，每月工钱除了吃用还剩下一点，就先存在我这里吧。存我这里比放保险柜还保险，积攒多了，将来防老……”刘本祥一听，知



道这家伙肚子里有鬼，就說：“不，还是我自己支配……”尹老板马上脸色一变，鼻子里发出几声哼哼，說：“噲……好不看面子，这样吧，咱們就算不曾相識，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

显然，尹老板在威胁了。刘本祥想到，自己家里已地无一亩，房无一間，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穷人真是四路无门啊！于是狠狠心答应了尹老板，心想：哼，你尹老板鬼計再多，工錢存在你这里，有据可查，你还能賴得了帳！

刘本祥离开帳房間时，尹老板又发了“善心”：“本祥，冬天就要到了，我看你身上沒有棉袄，我这里还有两条面粉袋子，你拿去做棉袄吧！”也不管刘本祥要不要，拿起来硬塞进他手里。

秋去冬来，过了冬天又是春天，过了春天又是夏天，过了夏天又是冬天……刘本祥給資本家当牛做马，熬过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不知多少年过去了，狠心的資本家每天給他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要他干的活却越来越重，漸漸地，他那强壮的体格消瘦了，干癟了；腰弯了，背駝了，四十多岁的人就已滿脸

风霜，不成样子。是的，在这些年月里，他飽受了多少欺凌，飽吸了多少苦楚，飽尝了多少辛酸……啊！他未老先衰，他身上的血液也似乎干涸[hé]了……

有一天，尹老板又把刘本祥叫到帐房間去，冷冷地說：“刘老头，看你年紀不小了，在井下干活手脚不灵便了，該回家去养老啦！”刘本祥一听要他去“养老”，不明摆着要解雇他嗎？就說：“尹老板，你不能这样狠心……”尹老板冷笑一声，不耐煩地說：“我这里不能养閑人，你另找門路吧！”說完轉过身去，再也不屑跟他說什么。

刘本祥看看尹老板这样沒心肠，就說：“那好吧，你給我結結帳吧，我干了多少年了，把我每月的工錢……”

尹老板把脸一沉，說：“帳我已結过了，我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的！”

“这是什么話？尹老板，別开玩笑，那是我十几年的心血！我的工錢月月放在这里，有据可查，另外还有三个月的押金……”

尹老板脸上的肥肉抖动一下，小眼睛里射出一

道凶光，說：“我也有据可查，你穿过我的鞋（其实是草鞋），用我的布做过衣裳（其实是面粉袋），这都要算錢。另外，每月还要扣你一些費用：工具費、文具費、修理費、招待費、敬窑神費……还有，这些年来，你曾犯过工作疏忽、不守秩序、随地大小便、和监工吵鬧……这些都有违规例，严罰不貸。过去我都没告訴你，现在告訴你也不迟。”

刘本祥气得渾身打哆嗦，这是什么世道，資本家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欺負人！刘本祥坚决不服。尹老板大喊一声：“来人哪，把他拖出去！”两个监工跑进来，把刘本祥架着拖出门外，“嘭”一声关上大门。刘本祥跳起来，猛地扑向大门，使劲往门上拍打……

刘本祥被万恶的資本家赶出门来了。在那个黑暗社会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矿工，只得挎起討飯篮子，流落街头，沿门乞討。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黄昏，鵝毛大雪漫天飞舞，刘本祥身上披着麻袋片，赤着脚，艰难地行走小街道上，脚踏进雪里，冻得酸痛麻木。他一天沒吃

东西了，肚子更是餓得难受。这时候家家关门閉戶，商店沒有生意，街头冷冷落落，只有一家飯館子里却十分熱鬧。他就来到这里想討点吃的。忽然，他透过门窗玻璃，看见雪亮的电灯光下面，坐着很多人，像狗咬架一样，猜拳进酒。其中



有一个矮胖子，肥得像猪，喝得醉醺[xūn]醺。这是誰？啊！是他，是大包工老板尹跃山！刘本祥昏花的眼睛里，立刻射出了两道仇恨的光芒，他颤巍巍地举起了討飯棍，向尹老板冲过去。但是狡猾的尹老

板见势不妙，慌忙躲藏起来。……

“不能向这班豺狼讨吃的！”刘本祥愤愤地离开了这家饭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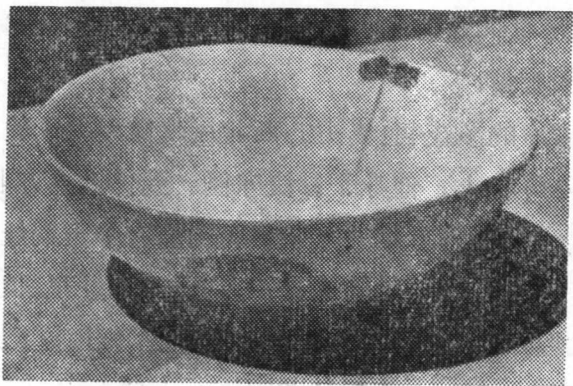
寒冷的冬夜啊！凄厉的西北风就像刀尖一般，刺在刘本祥身上，他身子都快冻僵。到什么地方取取暖呢？忽然，他看见一家杂货店门前有个土锅灶，里面还有一些火星，他缩起身子，钻进土锅灶里。但是，他那饥饿的、麻木了的身子，却再也钻不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土锅灶前围了一大群人，有几个矿工终于辨认出来了：死在锅灶里的就是刘本祥！他们义愤填膺，纷纷去质问尹老板，尹老板却残酷无情地说：“多少天以前，他就不是我柜上的人，别找我！”

“资本家罪该万死！”“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矿工们咒骂着。

是的，说得对！资本家的罪恶是滔天的，因为，像刘本祥这样遭遇的矿工，在那时是数也数不清的。你如果翻一翻照片上的那本旧帐簿，就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政 文 編 写 丁 純 一 插 图



一只大白碗

亲爱的小朋友們，当你們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在幸福的生活里，每天全家欢聚桌前吃饭的时候，可曾注意过手里端着的大碗？如果你仔细探问劳动人民每一家的大碗，都会告诉你旧社会是怎样的苦，新社会是怎样的甜。现在，就来讲一讲照片上这只碗的故事。

碗的来历

一九四一年，王庆森的家乡山东老崖崗村是一片悲惨景象，日寇枪杀掠夺，地主催租逼债，王庆森一家八口人在虎口狼爪下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得离开家乡，到了撫順煤矿。

王庆森一家人同一百多名乡亲，一起住在不到三丈长的“大房子”里。白天庆森和爹被把头押着去干活，夜晚全家人挤在一个很小的土炕上。日本资本家每天发给一点发了霉的橡〔xiàng〕子面，他们勉强把肚子填个半饱。全“大房子”只有几只破泥碗，像宝贝似的大家轮流使用，实在轮不过来，人们只好捡些破罐头盒子当碗。庆森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一端起罐头盒子就哭，原来那橡子面又苦又辣，吃下去还泻肚子！弟弟妹妹央求娘给换点别的吃，娘搂着他俩哄着说：“好孩子，忍着点，等哥哥和爹爹领来工钱，一定给你们换好饭吃。”

孩子大人一齐盼啊盼啊，可算盼到发工钱了，王庆森和爹除掉扣去这个费那个债，只到手了几元钱。

庆森娘的諾言落空了，晚飯照旧还是橡子面掺野菜。弟弟妹妹缠住娘要好飯吃，娘望着破罐头盒子直叹息。庆森爹也心如刀絞，他咬着牙拿出一点錢出去买了只蓝花大白碗回来，对孩子說：“乖孩子，爹沒錢給买好的吃，咱們还得吃橡子面，往后拿这大白碗吃，一定比拿罐头盒子吃得香！”

大白碗，就是这样出于苦心买来的！

碗里盛的是血和泪

大白碗只能暂时哄住孩子，終究頂不住飢餓，不过几天，庆森最小的一个弟弟就餓死了。

一天晚上，庆森爹拖着疲憊而又飢餓的身子，搖搖晃晃走回家来，端起大白碗，胡乱吃点野菜糊糊，就到炕上呼呼沉睡过去。半夜里，他突然上吐下泻，倒在那里再也掙扎不起来。庆森娘急得滿屋乱轉，可是沒有錢买药！娘流着泪拿起大白碗，端来一碗热水給爹，爹接到手刚要喝，一个把头凶狠狠地走进来，硬是逼着他去上工。庆森爹要把头給一天病假，把头瞪起三角眼睛破口大罵：“別他媽的装死，你嘴还



能說話，手還能端碗，就得給我去干！”庆森爹当时气得昏过去，乡亲们一齐围上来，那个催命鬼见势不妙才夹着尾巴溜走。庆森爹昏昏沉沉捱过

两天，就撒下孤儿寡妇忍恨死去了。

接着，王庆森全家人也都病倒了。

庆森娘的病越来越重，躺在炕上昏迷不醒，庆森唤叫多时，娘才慢慢地半睁开眼，轻轻说道：“要是喝口小米粥，心可敞亮了。”庆森听了真揪心痛哪！可是他怎能忍心叫娘失望，他咬紧牙挣扎了好大一陣才爬起来，对娘说：“我去给你弄点来。”娘苦笑着说：“傻孩子，别骗娘了，娘啥也不想吃，说一說就頂吃到嘴了。”说罢紧闭眼睛又昏过去。

庆森端着大白碗踉踉跄跄走到屋外，白白轉了

一團，沒弄到一點小米粥。糧棧的米面堆成山，資本家、把頭拿大米飯喂洋狗，可是哪有一點肯給窮人吃？王慶森垂頭喪氣走進屋裡，他娘已經奄奄一息了，上氣不接下氣對他說：“娘……顧不了你們啦，要記住：這個世道，資本家淨吃窮人血肉，你們要……當心啊……”話沒說完就斷了氣。

傍晚，娘的屍體拖走了，慶森領着四個弟弟妹妹，瞧着娘留下的破棉袄和炕上的大白碗，一齊嗚嗚哭個不停，慶森邊哭邊喊道：“娘死得好苦啊！臨死想點小米粥也沒喝到。天哪！這是什麼世道啊！”

是啊，娘說得對：這個世道是專吃窮人的啊！

滴到碗里的血

年僅十九歲的王慶森，從爹娘手里接過來的全部遺產，是一隻白碗和一件破棉袄，叫他如何养活這群孤苦伶仃的弟弟妹妹呀！多虧工人弟兄幫助，把他那十三歲的弟弟也領到工廠做工，這才勉強活下來。

有一天，王慶森又餓着肚子去上班，封建把頭喊道：“苦力，這邊來！”叫他給搬一個機器。他餓得身子

直搖晃，用尽了全身气力，刚刚掀起一点縫。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忽然一陣昏迷，机器咕咚一声落回原地，把他右手軋在下面。总算万幸，只砸坏一个手指头。但是“十指連心”，痛得他捂着手直蹶脚，扯块破脏布胡乱纏上。捱到下班回家，左手端起飯碗，右手一拿筷子，伤口更流血不止，一滴滴鮮血順着指头流进大白碗里，把碗里的稀粥都給染紅了。尽管这样，資本家还是硬逼着他去上工干活。沒挺过几天，伤口化脓，整个胳膊都肿得不能动弹了。后来有个中医給他配了个偏方，他的伤才好起来。

在那个年月里，工人受到資本家、监工和把头层层統治压迫，随时随地都有灾祸临头。单說有个日本人叫毛木，新买一把德国造的鉗子，他为了显示鉗子鋒利，时常恶毒地往工人头上夹头发。王庆森下班时，光着头从他身旁走过，他噌地一下子連头皮带头发給夹下一大块。王庆森連痛带怒，狠狠瞪了他一眼，这家伙兽性发作，猛劲一鉗子又把王庆森的头砸个深坑，血不断地流出来。在场的工人个个怒不可遏，猛力把那家伙推开，把庆森送回家去。弟弟见他

滿臉是血，急得沒辦法，一眼瞥見大白碗，忙舀碗水送給慶森說：“哥哥，你先喝碗水消消火，這個仇等以後早晚也得報！”於是鮮血又順着王慶森的脸，一滴一滴進大白碗。

留下大白碗

日本鬼子投降後，走了惡狗來只狼，工人依舊受災殃，所變化的，不過是官僚資本家代替了日本資本家，原來的把頭掛上了國民黨員的頭銜，以前的橡子面換成了如今的豆餅面。

隆冬寒夜，雪大風狂，王慶森兄弟姐妹肚餓身寒，蜷縮在冰涼的光板炕上，不住地打哆嗦。突然幾個蔣匪兵闖進來抓壯丁，保長往慶森二弟身上一指，努努嘴，蔣匪就像惡狼似的撲上去，連句話也不容說就給拽走了。慶森二弟走了不遠掙扎着扭過頭來喊道：“你們趕快想法逃活命吧！這個地方呆不得呀！”

第二天清早，王慶森就打发另外兩個弟弟妹妹逃回關里投奔解放區，他拉着弟弟的手，摸着妹妹的頭，忍住眼淚說：“哥哥沒錢給你們做路費，你們把大



白碗带去，路上要飯吃吧，只要能到解放区，就能活命了，你們就是爬也得坚持爬到啊！”弟弟不肯带走这只大白碗，說：“哥，你留着它吧，这是唯一的紀念物，你一看见它就是看见了全家。”

深夜，王庆森独坐炕上，盯着大白碗陷进了沉思。当初全家八口下关东，如今走死逃亡只剩下大白碗給自己做伴。他不禁攥〔zùan〕着拳头憤憤問道：“是誰害得我們工人家破人亡骨肉拆散？是誰养活那些坏蛋花天酒地快乐逍遙？为什么有的人碗里盛的是山珍海錯？为什么工人們的碗里只盛些豆餅野菜？”然而，碗不会說話，只有窗外咆哮的怒风，呼应着王庆森心头澎湃的怒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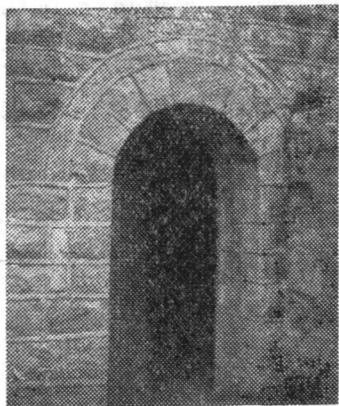
幸福的見證

苦難的黑夜終於到了盡頭。撫順解放了，王慶森從此翻了身，大白碗也從此成了幸福的見證。

春節，鑼鼓喧天，炸炮震耳，到處歌舞歡騰。望花區的一所職工住宅，節日氣氛格外濃，歌聲笑語格外歡，這裡正有一個極不平常的聚會。住宅的主人王慶森，如今是石油三廠工人、光榮的共產黨員。解放以前相依為命而又不幸拆散的四個弟弟妹妹，今天團聚一堂了。慶森的幾個孩子，偎依在叔叔姑姑身邊，央求着給講家史和革命故事。慶森從箱子里輕輕地把那只大白碗拿出來放到桌上，於是，關於他們全家的悲慘遭遇的事實，傳入孩子們的耳朵……

孩子們听着听着，禁不住淚濕衣襟，高呼道：“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接着又齊聲歡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這個時候，他們一家人不約而同地望着大白碗，各人的心裡又涌上一股巨大的波瀾……

映 撫 編寫 王重義 插圖



水 牢

照片上摄的是一座大水牢，里面的水，又脏又臭。其实这哪里是水，而是无数矿工流的鲜血啊！在这里，多少矿工被监禁，多少矿工惨遭折磨……但是，矿工们是不甘心当牛做马的，他们在资本家的威迫面前，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

解放前，資本家对矿工的剝削压榨愈重，矿工們的斗争就鬧得愈凶。資本家为了鎮压矿工，和伪政权相勾結，动不动就把矿工抓起来，严刑拷打，橫加迫害。其残酷手段之一就是用水牢折磨矿工。

淮南煤矿有个叫杜成文的包工老板，雇用着三百多个矿工，他家里的金条一箱箱放着，鈔票多得数不清，但他越是有錢，越要加倍剝削矿工，明夺暗扣，蛮不讲理。

一九四六年有一天，正逢杜老板发工資。杜老板身穿紡綢褲褂，挺着个大肚子，半躺在帳房間的一张藤椅上。替他管帳的是一个姓孙的狗腿子，面对着小窗口，一手按着大算盘，一手翻着点名簿，喊着一个个矿工名字。

帳房外面等領工資的矿工們，排成一行队伍，他們光着上身，穿着破烂短褲，站在太阳底下，热得喘不过气来。領到了工錢的，低声咒罵着：“这点錢够买凉水喝的！”“媽的，資本家又給扣了三天工資！”

在这一长串人群里，有个叫隗[wěi]迪祖的，他渾身是煤渣，滿脸是黑灰。原来他昨天晚上被监工

赶下井去，现在刚刚上来。他昨天下井前，家里就已断炊，老婆只得带着三岁的女儿秀如去讨饭。而他自己也已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饿得头晕目眩，身子发软，实指望拿了工钱救救急。

这时忽听得小窗口里那狗腿子喊了一声：“隗迪祖。”隗迪祖赶紧把私章递过去。那狗腿子说：“这个月你干了十四天，发你十四天工钱。”

隗迪祖说：“什么，十四天？！不，这个月我干了二十八天。你不要看错了把？”那狗腿子说：“错什么，十四天就是十四天！”

隗迪祖觉得奇怪，他虽不识字，但他每干一工，就在墙上划一道印子，这个月划了二十八道印子，就是说干了整整二十八天，可是怎么变成十四天了呢？

这时，那半躺在藤椅上的杜老板，忽然发出两声冷笑，说：“姓隗的，老实告诉你，你那十四天工钱，就算孝敬杜大爷啦！”

隗迪祖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资本家把他那十四天工钱扣下啦。这叫他一家老小往后怎样过日子呢？他大声说：“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人！”

杜老板从身后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摔说：“老子有的是钞票，堆起来能压死你，今天就是不给你发工钱！”说着拿起魏迪祖的私章扔了出去，还指使狗腿子朝魏迪祖胸口打了一拳。魏迪祖满腔怒火再也按捺不住，搬起一块石头猛力朝窗口砸过去。

杜老板用手枪指着魏迪祖说：“你造反啦，老子枪毙你。”举起手掌朝魏迪祖脸上猛打，魏迪祖也不示弱，鼓足力气，把胖得像猪一样的杜老板推倒在地。姓孙的狗腿子一看主子被推倒了，慌忙跑到包工柜对面的伪保

安团里，带来十几个匪兵，把魏迪祖绑起来押走了。

伪保安团和资本家串通一气，把魏迪祖打得皮开肉绽 [zhàn]，鲜



血直流，几次昏死过去。这样折磨了一通，后来，又把他关进了水牢。

水牢，是一间阴森可怕的大房子，打开牢门，里面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房的当中是个臭水池，用水泥砌成，里面的水又脏又黑；从水面到牢顶只有两尺空间，房顶也是用水泥做成，插着一只只半尺长的大铁钉，尖子朝下，十分锋利。人站在水里，水深齐到胸口，但是不能直身，一直身大铁钉就扎痛头皮；而蹲下去就会吃水。因此被关在这里面的人，真是活受罪：要站站不住，要坐坐不下，要睡睡不倒；四面什么抓的东西也没有，只能弯腰弓背任臭水浸泡，遭受折磨。在这里，不知有多少矿工被迫害而死。

隗迪祖被推进水牢里，只觉得浑身像刀割一样痛。原来他被资本家打得身上是一道道血印子，一碰上臭水就痛。这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天，里面像蒸笼一样叫人透不过气来，苍蝇、蚊子嗡嗡叫，水蛇、毒虫在腿下窜来窜去，吮〔shǔn〕吸他的血液。

隗迪祖尽管受到这种折磨，但他是个硬骨头，咬着牙不哼叫一声。他心里想：资本家的心肠比这毒

蛇还要毒，比这苍蝇、蚊子还要贪嗜人的血液！这个仇是不能不报的……

隗迪祖被关进水牢的消息，很快在大通矿传开了。穷兄弟們都是心心相連，矿工們联合起来，决定救助隗迪祖。有个姓徐的矿工对大伙說：“兄弟們，只要咱們心齐，人多势众，一齐去找杜成文要人，定能把老隗救出。”大家約好，就在隗迪祖被捕后的第三天中午，乘杜老板不备，两百多个矿工一齐涌进了杜成文的小洋房。

杜老板沒想到矿工們会来这一下子，不免有些惊慌，說：“你們想干什么？”老徐代表矿工們說：“咱們今天是来要隗迪祖的，你得马上把他放出来！”

杜老板一听是来要隗迪祖的，胆子大了一些，但他马上装作为难的样子說：“哎呀，隗迪祖是被保安团抓去的，我有什么办法呢？”矿工們一齐怒吼道：“胡說，是你抓去的。你得交出人来！”

杜老板看看众矿工对他怒目而視，知道难以蒙混过去，鬼脑筋一动說：“那好吧，我到保安团去一趟。”說着他穿起衣服准备出去。矿工們知道他这是

脫身之計，一齊拥上去拦住他：“不行，这里有電話，你可以打電話。”門外的矿工也一齊喊：“杜成文，老实告訴你，今天你不放隗迪祖，就別想走出門外一步。”杜老板这个狠毒狡詐的家伙，今天在矿工面前却无計可施了，他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可奈何地抓起了電話。

一部分矿工早已跑到保安团門口，只见两个匪兵架着隗迪祖的胳膊从里面出来。隗迪祖已經不会走路，在水里泡了三天，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伤口开始化脓腐烂。矿工們一齊围上去，一看老隗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有的矿工流出了憤怒的眼泪，大伙說：“資本家的心肠如此狠毒，这笔血債咱們永远要記住啊！”

矿工們把隗迪祖背回家里。这是什么样的家啊？是一間又透风又漏雨的三角形破草棚。屋里什么东西也沒有；只有一个土炕，炕上有一张破席，一团烂草，一块旧棉絮。隗迪祖的妻子有病躺在炕上。矿工們把隗迪祖放下来，妻子一见他遍体鳞伤，放声大哭，一直哭得昏过去。矿工們設法把她救醒。隗迪

祖见屋里沒有了三歲的女儿，马上問妻子：“秀如呢？”妻子哽咽着道：“餓……死啦！”隗迪祖眼睛一閉，差点昏了过去。忽然他掙扎着坐起来，怒吼一声：“賊老板，我跟他拼了！”但是矿工們按住了他，安慰他說：“老隗兄弟，只你一个人去拼有什么用？等你把伤养好了，咱大伙一起去找資本家算帳。”隗迪祖是个硬汉子，在敌人的水牢里他沒有掉过一滴眼泪，这时在兄弟們的面前却流出了眼泪。

矿工們湊了一些錢，替隗迪祖买了些米面，又給他买了些草药，經過半个月工夫，他的伤慢慢好了。

一天下午，隗迪祖扶着拐棍来到矿上，和矿工們湊在一起商量怎样向老板算帳。大家想了个办法。

在一天早上，无数矿工跑到矿务局门前，把矿务局大楼紧紧包围起来。隗迪祖和老徐走进伪局长室，向伪局长提出了矿工們的条件，要杜老板退还无理克扣的工資，不准迫害、扣押、打罵矿工……等等。伪局长很是狡猾，推托說：“这里有几十个包工大老板，我管不了他們。”工人們知道，伪局长是国民党反动派駐矿山的代理人，他們和包工老板互相勾結，狼狽

为奸。但是他們之間又为了各自的利益，勾心斗角，互有矛盾。伪局长是一心要煤，好向上司交帐，得到奖赏；而老板对伪局长是依靠狗势力，狐假虎威。矿工們深深知道他們的底。隗迪祖說：“你們不答应条件，我們就——”



“就不干了！罢工！罢工！”外面的人們一齐叫起来，声如雷鳴。

这个老奸巨猾的伪局长知道，矿工們已經团结起来，擰成了一股劲儿，其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这个矿罢工了，别的矿相跟而行，其結果不堪設想。到那时沒有煤炭挖上来，他拿什么向上司交帐？为了緩和一下工人們的怒火，他假笑着說：“这

好办，这好办，你们都先回去上工，过后我和杜老板說一声……”矿工們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就說：“要办就即刻办，你不是有紙有笔嗎？可以写个条子，有了条子我們再办事。”伪局长在矿工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照办。……

通过这次斗争，老板表面上作了些让步，給矿工們退还了扣除的工資，口称以后不再折磨迫害工人，但是工人們深知，老板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残忍凶恶的狼是不会不吃人的。这次斗争使工人們团結得更紧密了，团結就是力量，工人們知道只要大家齐心，就可以对付資本家的任何阴谋鬼計……

这就是关于資本家用水牢迫害工人的故事。解放以后，矿工們才打碎枷(jiā)鎖，脱离苦海，获得新生。现在，这水牢作为資本家压迫剝削工人的罪証，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解放了的隗迪祖，曾带着他后来所生的孩子来到这里，向他們讲述苦难的过去，控訴資本家的罪恶。他深沉地告訴孩子們：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永不变质，我們必須永記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方传政 編写 孙 愚 插图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资本家的鬼花样	已出版
地主发家的秘密	已出版
碑	已出版
半个铜板	已出版
童工血泪仇	已出版
催命铃	已出版
黑暗的旧码头	已出版
盐工苦	已出版
矿工恨	已出版
百岁衣	即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矿工恨
本社编
裴韵文装帧

书号：社0098(中、高)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 4/9 字数20,000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001—190,000

统一书号：R10024·3187 定价：(4) 0.10元